

迎来60岁生日的密云水库为北京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从“大水缸”“后花园”迈向“聚宝盆”

本报记者夏子麟、魏梦佳、田晨旭

8月末的北京已褪去了暑热。在北京东北郊密云区，巍巍燕山怀抱深处，一座浩渺水库，犹如一颗深山明珠，碧水如镜，分外清凉。这里是华北地区最大水库、北京最大地表饮用水源地——密云水库。

9月1日，这座被誉为首都“大水缸”的重要水库迎来60岁生日。六十一甲子，当建设者的激情岁月成为永恒印记，50多万密云百姓和新一代水库运行管理者仍在为守护首都“生命之水”不懈努力，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也在保水与富民间孜孜求索。

“北京人每喝三杯水中，有两杯来自密云水库”

密云北部山区，在66米高的白河主坝之上放眼远眺，总库容43.75亿立方米、最大水面面积188平方公里的密云水库一片烟波浩渺，深蓝色的水面随秋风泛起涟漪。潮白河水从水库缓缓流出，自北向南穿过北京城东部。

谁能想到，眼前平静流淌的潮白河，曾是泛滥成灾的洪魔。500多年间，潮白河的洪水曾5次侵袭北京，8次淹天津，冲垮房屋2.2万间，致使38万人受灾。洪涝成灾的同时，京津地区又严重缺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与日俱增。解决潮白河水患并破解京津“水荒”困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迫在眉睫的大事。为此，1958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勘定坝址，京津冀20多万民工参建的“千年工程”密云水库正式开建。

“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石头都是一点一点用大筐背上来的，有的是靠手推车”，如今，遥望这座宏大水库，81岁的罗连恒至今仍记得参与水库建设时的艰辛，耳边似乎还响起机械的轰鸣声和齐心协力的打夯声。当年，他和队员们在隧洞内从事爆破打洞等工作，虽然冒着塌方危险，任务繁重，但谁也不叫苦。

如今，在位于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内的密云水库展览馆内，通过展陈介绍及一件件建库使用工具模型，人们仍能想象当初虽艰辛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据说，这次大会战中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一个突出事例是，“独臂英雄”李世喜带领22名青年组成突击队，负责运土上坝。为超额完成任务，他想办法改装小车，一次能装七八百斤，还在车子两侧各加两个土筐，使工效提高一倍多，成为工地上的标兵。

经过20多万人艰苦奋战，历经700多个日日夜夜，“高峡平湖”的密云水库最终于1959年实现拦洪，次年9月建成，铸就了一座新中国历史上的治水丰碑。这座水库终结了潮白河水患，充分发挥了拦洪蓄水、灌溉农田、城市供水、水力发电四大功能，真正实现了化害为利，使得京津冀的安全用水有了保障。

60年来，密云水库累计为京津冀供水390多亿立方米，其中向北京供水约280亿立方米，年均供水6.5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供出320多个昆明湖的水量。曾有一种说法是：“北京人每喝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来自密云水库。”

水源保障的背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流域内各区县的默默付出，特别密云百姓的巨大牺牲与奉献。从1958年至2003年历经3次大规模搬迁，共102个村庄、6.9万多人迁出；修建水库占用耕地28.6万亩，占当时密云耕地总面积四成多；10.4万亩“押宝地”全部退出耕种，94个“库中岛”全面清理，水库一级保护区畜禽养殖全部清退，300多家企业关闭，网箱养鱼撤出……为守护这一库清水，密云从曾经的种粮大县变成了缺粮县，移民怀着“舍小家、为国家”的朴素情怀离开故土，放弃养家糊口的生计。

“保水是密云首要的政治责任。”密云区委书记潘临珠说，多年来，密云人民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强水源保护，加大环境治理，来保护几代人舍家弃业修建起来的密云水库，使库区水质长期保持国家地表水Ⅱ类水标准。

为缓解首都水资源紧缺，2014年底，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江水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入北京，滋润京城，也使密云水库近几年来得以休养生息，水库蓄水量持续攀升。来自北京市密云



▲2018年6月28日无人机拍摄的密云水库。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水库管理处的数据显示，2019年10月，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26.8亿立方米，为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密云水库是首都的生命之水，是首都防汛的顶梁柱，更是首都供水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主任、密云水库流域市级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刘大根说，水库建成60年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南水”进京后，密云水库既是首都战略水源地，又是南水北调来水调蓄库，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去年底至今年上半年，南水北调北京段干线检修期间，密云水库又成为北京城市供水的主力水源，累计向北京城市供水近6亿立方米。

从“九龙治水”到“一龙管水”

早上8点，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水上执法分队队员郭钦东就和同事们整装待发，乘上快艇，开始了“乘风破浪”的巡护任务。“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快艇如离弦之箭在水面疾驰，留下一道白浪，时而惊起几只水鸟。有没有人翻越围网进入水库钓鱼，有没有破坏环境，队员们都需要仔细搜寻。1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水上分队30多名队员需要24小时不间断地对水库进行巡护，一次巡护需要半天时间。

从1998年开始，郭钦东就在密云水库工作。因为库区湿度大，即便是炎炎夏日，队员们也要穿着秋衣秋裤，还要忍受风湿病的困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密云水库流域北京境内划分为一、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其中一级保护区为长约110公里的环库公路以内，面积273平方公里，涉及密云7个镇、43个行政村，现有常住人口3万多人。

“这么大范围，这么多人，之前水务、渔政、城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摊，职责分不清，各自为政，力量分散，劲儿也使不到一块儿。”郭钦东说。

2014年，北京市政府印发《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完善密云水库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施策、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加大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力度。2016年，由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和密云区环保、农业、城管、国土等7个部门的90名执法人员组成的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孕育而生。

在此基础上，密云继续深化保水体制改革，于2018年成立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将区级131项涉水行政执法权授予综合执法大队，在全国率先实现特定区域综合执法。

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宇兴评介

绍，目前密云已建立完善区、镇、村三级保水体系并配备保水力量。“水库的保水工作从‘九龙治水’到‘一龙管水’，加强了顶层统筹，形成保水合力，使执法能力和效率得到显著增强。”

为防止人员进入库区，库区周边还建设了300公里长的围网，实施库区封闭管理。水库的一级保护区还被细分成160个网格，2000多农民通过“绿岗就业”成为库区的“保水网格员”，网格员们每天在各自区域内巡查、看护，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由执法人员依法行政，实现网格化管理。

除了人防、物防，技防也很重要。站在密云水库智能化指挥管理调度系统的大屏幕前，执法人员可通过监控看到水库各个卡口、重点区域的监控画面。

宇兴评说，目前正在建设由390多个摄像头组成的密云水库智能监控系统，预计在8月底将全部完工。

2019年，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共清退钓鱼、游泳、游人共2409人次，制止放牧7起，清出车辆450辆，共立案334起；2017年至2019年还和公安部门配合破获了3起水库“电鱼”案件。

加强库区保水体系建设只是北京市一系列强化密云水库水源保护的举措之一。刘大根说，近年来，北京市水务、生态环境等部门坚持部门联动、市区协同、京冀携手，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全面落实流域河长制，探索建立基于水质水量的京冀水源保护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统筹“山水田林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推进上游保水、库区保水、护林保水、依法保水、政策保水，确保了首都水安全。

从“大水缸”“后花园”迈向“聚宝盆”

退耕还湖、畜禽禁养、水库封闭管理，啥都不让种、不让经营，库区群众的生计怎么办？

“密云水库经历了60年的风雨，老百姓为修建水库、保护水源无怨无悔，做出了很多牺牲。”潘临珠说，“为了不让保护水库的群众吃亏，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保水富民之路，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密云区溪翁庄镇尖岩村位于密云水库白河主坝附近。1958年，为修建密云水库，本在白河岸边的这个小村庄整体建制搬迁，建立新村。新村土地资源少，平均下来每人也只有二分多地，再加上村子承担着保水的生态任务，不能发展养殖业，村民的收入来源单一。

村里环境脏乱差，没有像样的产业，村民人均只有几分地，靠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想起当初回家乡挑大梁时面临的多道难题，尖岩

村第一书记王淑平仍然记忆犹新，“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不把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好，我绝不走！”这一干就是8年时间。

尖岩村盛产油栗，王淑平瞄准了这一特点，带领村民重点打造“栗子宴”，并确立了民俗旅游主导产业。通过近几年的持续打造，尖岩村“栗子宴”初具规模，全村已有170多户搞起了民俗旅游。产业搞起来了，村民的收入也增长了，2018年，尖岩村成功摘掉“低收入村”的帽子。

“这是栗子鸡、栗子炖肉，这里还有栗子做的各种小吃、栗子酒……”60岁的尖岩村村民吴贺云坐在自家的农家院里，骄傲地展示手机画面中自己的厨艺作品。曾经是低收入户的她，几年来靠着经营农家院和“栗子宴”的手艺，日子过得十分红火。

尖岩村是密云近年来探索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靠着强有力的保水措施带来的“绿水青山”，带动了当地全域旅游蓬勃发展。如今，密云正着力将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形成重点项目带动、闲置资源利用、文化村落发展等7大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促进农民增收。

2018年起，密云计划用5年时间打造乡村旅游“十百千”工程，即打造10个精品乡村旅游项目、提升改造100个精品乡村酒店、提升发展1000个精品乡村旅游项目。2019年，密云接待游客830.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4.9亿元。

为了让库区农民顺利转产、转岗、转业，密云区政府还出资金扶持库区农民发展养蜂、露地菜田、现代高效果园、果品安全生产基地等7类占地面积小、科技含量高、污染少的特色农业项目。截至目前，共确定产业项目16个，涉及资金上亿元，有效助力了低收入农户脱低增收。通过“一镇一业”产业发展模式，板栗、苹果、葡萄、梨等林果都成了库区乡镇的致富法宝。

凭借独具优势的自然环境，密云还通过政策及资金支持发展特色养蜂产业，打造“蜂盛密云”品牌。目前，全区蜂产品年产值近1.2亿元，362户低收入农户通过养蜂实现了脱低致富。

山水田园，画境密云。“密云水库经历了60年风雨，密云人民为了建设水库、保护水源无怨无悔，付出巨大牺牲和奉献。”潘临珠说，“未来，密云的水库、山林，不再只是京城的‘大水缸’和‘后花园’，还将成为山区农民的‘聚宝盆’，实现保水与富民融合发展。”

在尖岩村村口，一个船型的标识即将树立，上面书写“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几个大字。“船儿”承载着密云人民新的希望，破浪而行，驶向远方。

双桥河清引蟹来

暑热渐渐散去，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西官房村广阔的稻田中，绿油油的水稻正茂盛生长。细看田地里，不少小螃蟹探出头来，在水稻间悠闲地吐出串串气泡。

和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村民王德亮蹲在田埂旁，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

“前不久投了一批蟹苗到田里，现在看着稻蟹长势都好，我就放心了。”王德亮说。

今年51岁的王德亮是西官房村有名的种田好手。随着周边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不少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王德亮却一直坚守在田间地头。稻田怎么样，老王最内行。

此前，村里环境脏、水质差，土地收成也不好。“当时村民的生活污水到处倒、垃圾遍地是，小水沟都成了臭水沟。”王德亮回忆说，村里的土地多是盐碱地，受到周边村镇污水排放的影响，灌溉农田的双桥河水质也一直不理想。虽然王德亮不辞辛苦地劳作，但水稻产量只能达到每亩五六百斤。

近年来，西官房村的稻田迎来了发展转机。《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2018-2035年）》方案提出，在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之间建设736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区，开展水生态环境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其中，西官房村被划入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一级管控区的范围。

三个污水处理站陆续建成，双桥河水质不断提升……随着绿色生态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西官房村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灌溉水质的改善以及水系的打通，给西官房村传统的稻田种植提供了“转型”发展的新路径。2019年，双桥河镇引入“稻蟹混养”模式，西官房村将土地集中流转再开发，在部分田地开展示范试点，老王成了村里“稻蟹混养”的带头人。

虽然老王种稻经验丰富，但“稻蟹混养”却是头一遭，最初他的心里也直打鼓。“没想到，到了去年的收获时节，水稻不仅每亩增产200斤，河蟹也个个肥美，每亩收益跟过去比翻了一番。”王德亮自豪地说。

如今，稻田一侧的水渠中水流清澈、鱼翔浅底，几只鸟儿展翅飞掠稻叶，不时在田埂间落脚栖息。王德亮望着远处正飞过的鸟群说：“在田里耕作时，时常能看到白鹭等等这些之前没见过的候鸟。水质好了，水渠里的鱼儿也多了，还引来了不少野鸭。”

据天津市津南区委副书记刘惠介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仅津南区就植树造林3.12万亩，栽植乔灌木212万余株，地被花草和水生植物近65万平方米。“我们希望在生态屏障区打造绿树、鲜花、植被、碧水相互映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为京津冀地区增添一片‘绿肺’，使人民群众得以共享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成果。”

（记者刘惟真、王井怀、刘英伦）

据新华社天津8月24日电

戈壁披绿又生金

祁连山脚，戈壁滩上，蓝天与远山之间一抹翠绿映入眼帘：绿柳掩来路，果子满枝头，一排排由沙枣树、松树、侧柏组成的生态林直面戈壁。

这里是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下四坝村村民徐文国的林场。“种上林子，挡住风沙，日子才能过好。”他说。

金昌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这里曾经风沙肆虐，土地荒漠化严重。1994年，金昌市第一次荒漠化普查结果显示，全市沙区总面积695.77万亩，占当时行政区划面积的48%，风沙线长达237公里。

徐文国记得，地里苗子刚发芽，一阵风沙便卷走了一年的希望。最后，他只能和村民一道，去下庄稼地，进城谋生活。

上世纪90年代末，金昌市植树种绿斗风沙，为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给予一定的补贴。

“被风沙欺负这么多年，有了政策支持，就要把它治一治。”徐文国在外务工多年，时常还会想起村里风沙漫天的场景。他明白，只有挡住了风沙，家乡发展才有希望。

在乱石滩上种树，谈何容易。可是，困难大，徐文国的决心更大。他用铁镐一点一点刨出树坑，一天下来，手上的老茧被磨破，晚上吃饭拿筷子都难。

“要做一个有技术的农民。”徐文国为了种树，成了当地农技中心的“常客”。渐渐地，他成了村里的种树高手，树苗存活率能达到八成。

几年下来，荒凉的戈壁滩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绿色。

一排排树木构筑起一道道防风固沙“墙”。“墙”后，徐文国再次耕种起几十亩庄稼地。“挡住了风沙，庄稼自然就长好了。”他说。

这几年，金昌市将防沙治沙与产业富民相结合，徐文国又办起了家庭林场。

在家庭林地里，徐文国种了杏树、李树等经济林木，既防风固沙，又有经济效益。同时，他还舍饲养殖牛羊200多头（只），饲料则主要取自林间套种的牧草。

治沙又致富，老百姓种树的热情被调动起来，纷纷参与到“植绿”接力中。金昌市林草局副局长张洪说，从1994年至今，金昌市共完成治沙造林235.42万亩，全市涌现出一批造林大户、家庭林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林业经营主体，酸枣、肉苁蓉、大接杏等沙产业也初具规模。

一片绿洲，就是一本致富经。现在，徐文国靠着林场每年能收入近20万元。他感慨说，绿能生金，绿就是金。

（记者周圆、李杰、杜哲宇）

新华社兰州8月12日电

推进生态修复治理，让废弃矿坑恢复“生机”

乌兰浩特：城市“伤疤”变旅游名片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6日电（记者安路蒙、王靖）初秋时节，站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郊外的天骏山远眺，美景尽收眼底：近处的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游人如织，梯台式花海层层铺开，矿坑“天池”清澈见底；远处的城区映衬在蓝天白云下，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平坦通畅。

近些年，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素有“红城”之称的这座北方小城，下大力气破解生态环境问题，推动革命老区转型升级，崛起为一座生态宜居的绿色新城。

在天骏山生态修复及景观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装载机不停地穿梭，工人们正在平整坡地、铺设路石。“目前部分矿坑已经修复完成，被打造成生态旅游景点。去年7月向公众开放后，很受游客青睐。”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任建飞说。

20世纪以来，天骏山一直是乌兰浩特市的重要采石点，长期开山炸石形成了12座废弃矿

坑，加上水土流失，造成山体裸露、植被覆盖率低。“一刮风，尘土满天飞，山坡上荒草丛生，大坑里堆满建筑垃圾。”51岁的冯海文家住附近村庄，年轻时他就在山上拉石头车。十几年前，当地停止上山采石，但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却难以好转。

2017年，乌兰浩特市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城市。借助转型机遇，乌兰浩特市以天骏山为重要抓手，大力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并推进旅游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社会优势。

任建飞介绍，当地政府邀请国内知名设计院制定了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规划，总投资近20亿元，打造占地近400公顷的天骏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如今，该项目A区建设已初具规模，绵延2000多米的马头形廊桥、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依山形成的清泉叠瀑等景观，让游客

一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

旅游景区的打造离不开科学的生态修复。当地政府因地制宜修复废弃矿坑，在原貌基础上进行清理加固，并在矿坑中注水成潭，形成独特的“天池”景观；裸露山坡则被改造成梯田，种植了50多类植被，打造成多彩花海。“通过生态修复，矿坑变天池，荒坡变花海，城市伤疤变旅游名片。”任建飞自豪地说。

生态好转后，当地百姓开始吃上“旅游饭”。“我一辈子没离开天骏山，不过从以前的开山炸石，变成了现在的护山种树。”冯海文说，村里很多人都来景区务工、经营商铺等。目前自己在景区物业公司上班，负责绿化浇水、清扫垃圾，月工资3000元。

市民幸福感也大大提升。52岁的市民崔先生说：“以前荒山野岭的，没人愿意来。生态治理后，现在环境大变样，我都来10多趟了，经常带亲戚朋友来这里游玩。”